

漢

陂

集

漢波集卷七

雜著

經筵講章已巳四月十二日進講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謨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

這是虞書大禹模篇帝舜告大禹的言語稽字解做考
字勿是禁止的意思帝舜將以天位傳與大禹先以治
天下的道理告他說有一樣不考於古不據義理的言
語若聽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言語不要輕易聽

他又有一樣計謀不容問於衆人執一己之私見若用了呵必妨政而害治這等的謀慮不要輕易用他人君尊居九重之上人民無不統馭政事無不主宰看來豈不可愛小民散處四海之內撫之則服從擾之則離散看來豈不可畏元后是大君欽字解做敬字可願是人心願欲的善事小民雖衆若不奉戴人君靠誰做主相欺相害誰與管理饑寒困苦何處告訴此人君之所以可愛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人君雖尊若不靠那百姓爲本雖有高城深池着誰守護堅甲利兵着誰運用此小民之所以可畏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人君居此

可愛之位臨此可畏之民或有一毫慢易便失了人心
故曰欽哉言不可不敬也然人君欲致其敬必當謹其
所居之位不以尊貴而自驕不以盛大而自滿則能謹
守天位矣故曰慎乃有位人君欲慎其位必當敬修其
可欲之善如心裏存的都要合乎道理外面行的都要
合乎人心則能敬修其善矣故曰敬修其可願這等則
位之可愛者益見其可愛民之可畏者不見其可畏致
治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帝舜將這言語傳與大禹後
來大禹果能以帝舜之心為心故當時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聲教訖於四海三代而下皆莫能及有由然矣臣

惟人君之治天下其存心出治之本聽言處事之要固不可以不盡而君民相須之理安危存亡之幾尤不可以不知古之帝王戰戰兢兢罔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恭惟皇上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凡可以致治保邦者固無不盡其道臣更望聖明以小民為可畏而寬恤之恩屢下以性善為可願而敬修之心常存措天下於掌上保天位於無窮可與舜禹同揆唐虞並駕而陋漢唐宋於下風矣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周王豢七虎於庭劉子邾人莒人諫曰不可昔者西旅
首藜武王受之召公戒之其辭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邇人安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王不
慎德而猛獸阜之畜遺先王矣夫畜猛獸則不仁遺先王
則不孝夫仁君之德也孝德之本也不孝者逆不仁者
殘君人者將殘逆是去而務之其能國乎王不聽

虎之諫王既不聽洛公伯彊楚公震越公高乃復於王
曰夫虎惡類也競而難制怒而噬人不可狎也狎則禍
語曰蜂虿有毒矧茲虺虎昔我周公驅虎豹以寧王室

晉侯章其可也王其召之俾豫無悔詩曰相彼雨雪先
集維霰王許之晉侯章糾其類以入而虢公貢寓焉方
向虎號公首呼曰衆退虎噬汝衆乃退晉侯章赤退明
日七虎亂洛公越公乃老君子曰虢公貢儉人也巧言
惑衆而貽之以禍

元年冬十月癸酉周太宰缺王召晉侯章虢公貢將用
之或問王孫甫曰太宰其首乎諍臣之所舉也王之所
與也周幾治矣王孫甫曰不可昔我先公制禮曰惟王
建國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
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故峻德昭明克厭群心者上

也虛己而守正者次也貢則齎矣剛而不知義愚而不
知學斷而不以禮尊而不能容夫剛不知義則復愚不
知學則邪斷不以禮則僻尊不能容則悻悻者善之毒
也僻者政之墮也邪者術之乖也悻者德之賊也四惡
備矣而用之無乃不可乎王惟用章克協於先公國用
大洽乙亥王謀諸寺人郁華對曰貢可用也王乃立貢
為大宰君子曰周王於是乎失臣矣舍其所是而用其
所非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其是之謂乎

詭官

人之殊能也猶其有美惡也夫者或有偏于小昧者不

可強而通今夫東鄰之子與其西鄰之子之學也其業
同其師又同其終至於甚相遠也工師之所師工也其
智勝也其力則工之弗若也行仁斂義宰制萬有有道
者為之也然不能治陶冶是豈陶冶之子之弗若也談
天雕龍之技人或能之而仁義道德則無有焉夫物則
亦有然者矣驕驕騏驎日可以千里者也以之執鼠則
狸往弗若也是故有公孤有九卿有群大夫有岳牧有
守有令而又有關市之吏有隸役之守是各出其能以
事于上者也反之則皆不能能焉而不盡則其負一也
或倖其能于其所不能則其為非義一也盡其能之謂

忠則其忠一也夫由隸役之守關市之吏而達于公孤而能焉皆謂之忠則是隸役之守關市之吏可方於公孤者也今有言曰隸役之守關市之吏人役也君子不由也則可乎是則不智也已矣

質齋對

有主人自題其居室曰質齋客有過者請曰願聞質齋之說何如主人對曰唯唯夫木之在山林也栖之以煙雲籠之以雨露吹之以風籟鼓之以雷霆照之以日月友之以鸛鶴此木之性然也一旦工師見而斤斧之大者柱清朝架明堂而其小者為鸞樽象采色孰不以為

吾且盛也然其性則鑿也故于是而問木曰于山林何
如吾知木之神未有不思山林者也王之為珪璋為
璣也刻之鏤之琢之磨之文之章之形之象之孰不以
為希世之珍連城之寶也于是而問玉曰將聽其珪璋
胡連乎將璞于崑岡韞于荆山而渾渾真真無災無害
以全其真乎吾知玉之神未有不怨玉人者何也其性
鑿也夫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
遊飼魚于甕不若放于江湖之為適也馴獸于籠不若
走于廣野之為樂也愛其鳥而籠之不若雲飛之快其
心也是故順其性則生逆其性則壞順性者逸逆性者

勞勞生于飾逸生于實此言其說也客以為何如
客曰然敬聞命矣遂奪其對揭之質齋之楮

壽州祭水文

某等奉朝命為吏于此州玩愒歲月不能事事不能愛
養元元以仰副天子命吏之意以迓承上天之休徵上
天不降災于某等之身乃五月淫雨浹旬州城外西北
水漲日增而高蕩擊城趾將復于隍既霽兩日乃今六
月又雨六雨不止則水又益高其勢不推城而入不止
矣闕闐之地且將為魚鱉之墟矣某等負外是躬甘受
茲罰然百萬性命皆無辜之民奈何使罹此酷也惟神

流動榮徹明智內蘊衰此下民俾無災害此在某等甚
難在神符易易事宜敬以羊一豕一投之中流尚希歆
鑒謹告

五福堂賀壽詩文

吾鄆社有鄉先生曰張公河嶽之英靈士林之豪傑也
登受毛詩克邃于理剛直敦厚允蹈厥躬蓋公實與之
秋則九思如誕之辰也遠其挾蕊南宮嶺弗克售授經
秉教學徒歸心猶遜國子博士洞覽經眺困乎案深佐
理蜀郡澤浹黔首鏡乃戒盈知止興耽丘壑解組言旋
營菟裘老焉人茲丙子壽屆八袞是時九思亦四十有

九齡夫跽伏林數二毛聚如望開相望華從公遊或奉
談塵灑然懍悟或時高會御觴擊斝洋洋馬洩洩焉盡
簪之誼投澤蘭之臭均也公有二子受爵義民雍雍愉
愉孝養周洽有田有廬無假外求其元孫東懷瑤握瑜
席珍俟聘繩武振業其在斯人矣公于是時衍然以居
陶然以遊咀仁義之華尚玄冥之風杜干謁之萌剷是
非之路視明聽聰言有倫序體疆却杖望之若仙即之
無敢狎遠之弗能忘也夫吾于室之邑萬有其衆也黃
者之老固亦有之至若擬德于公間焉罕厥儷矣夫以
松喬安期之徒習其能經鳥信之術非不遇也君子弗

尚也惟德惟仁斯符孔氏而貽世範也太史康子嘗
公堂取諸五福形之古隸謂洪範所述咸萃於公矣允
哉羣乎蓋頌禱之義美矣極矣匪以縱一時之侈觀作
後嗣之虛聲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又曰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因斯以言則夫御風乘遽未足為公先壺
天洞府適足為公哂爾南山巖巖雨露高之松柏生焉
北有清渭滔滔淼淼東入于河我其釀之搗之酌之于
公祝之其自茲始矣

二山解

大司徒咸寧劉公用齊自其上世居于南山之陰公既

孕茲山之靈以生而安重靜雅性實類之因自謂曰近山于是薦紳學士咸稱爲近山先生云秦藩左相汝南強公景明仕于茲者蓋二十餘年癖愛此山而以爲非故土也乃自謂曰借山其所與游者若薦紳學士亦皆稱爲借山先生而未聞有異議者焉一日借山公有言曰久假不歸恐來捷徑之譏近山是名似有爭墩之志至欲歸而避之圖畫此山置諸汝濱之廬以償其志而曰何必縮地移之然後爲快也于是近山公聞而異之作書以自解名曰解嘲其意以爲南山吾家故物也吾得有之而以自名彼爭墩者啾啾于千載之上其何以

是加我且借山者誰主是盟誰嘗取索旣欲圖畫以歸而又曰吾不借是也其可平不可乎于是相持以言未有能下之者會予至長安見借山公曰公謂司徒爭墩邪過矣過矣司徒豈爭墩者又見近山公曰公無惑子左相之言也左相之好猶公也蓋弗自覺其言之至是耳而又何惑焉借可也圖畫亦可也吾之南山固在彼几席屏障間特屢物耳公又何惜乎此邪于是二公釋然以和歡然以言其薦紳學士邀二公于城南草堂置酒高會拉予同往是日也雲收雨霽蒼翠滿前熙熙然若茲山之效靈也予乃奉觴于二公曰夫山仁者樂也

彼昆劔龜玉之寶，公卿大夫之貴，藝場文苑之譽，走狗
汗馬之勞，求不得則爭，爭不平則怒。蓋雖古之賢者，未
能免于斯也。若夫巖石丘壑之趣，烟霞林霏之勝，願乃
有遊而去之者，至于移文之請，偽匹之譏，未聞有愛之
爭之。若二公者，之為豈非仁者之好，而超世之豪傑邪？
敢以為二公壽。二公答曰：不敢敬，舉君之觴，予又揖。
二公曰：近山勿專也，借山勿忘也。善友山靈，以未終譽。
二公曰：然，請刻諸石，以遺好事者。

惑解

壽如錢鏐富如石季倫，世未有不以為極焉而慕之者。

不惟異諸其身也而且異諸其子孫焉又以祝諸其所
厚者其所厚者無不受之怡然而未有以為迂且妄而
恠之者也至于人之極焉若舜之孝周公之忠孔子之
道德世亦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而亦有異諸其身與其
子孫者乎亦有祝諸其所厚焉者乎設以祝諸其所厚
焉則未有不恠之以為迂且妄者也夫富與壽命也而
欲必得之而忠與孝也道德也可以力為者也而恠而
弗為惑矣或曰舜聖人也周公孔子聖人也可以力為
乎夫學聖人而未至將不得為君子乎又其次不得為
善人乎彼鏗與季倫者賊也以偷生壽以剽竊海舶富

其術異其爲賊一也而世則棄聖而師賊其不惑之甚乎且世之稍有識者人稱其爲君子焉則訢然以喜名其爲賊未有不艷然怒者夫以其所必怒者而欲必爲而得之不以爲迂且妄也而以爲迂且妄者乃其稱之所甚喜者也而性而弗爲其惑乎其不惑乎夫予已言之安知今之人不以爲迂且妄也以爲迂且妄也其惑也終不解矣解其惑者必不以予言爲迂且妄者也其幾于善矣作惑解

與臺州守張希賢書

九思再拜君侯執事別來悠悠八閱月矣道惟清聞之

燕傾倒謔笑醉酒飽德情悃累積莫可稱述竊聞起居
萬福甚休甚休九思有罪主冬十二月蒙天子寬仁罷
歸田里甚幸自聞報至于今歟盜群起是月五日幾圍
壽城賴官兵至有天幸苟且無事爾時賊復南奔今不
審安在說者云勢稍衰弱然康靖未可貽門人友生咸
謂遲之便故九思留滯于此又聞西北妖民千餘號白
蓮教既害深至君侯奮憤被甲胄持弓矢身帥民兵掃
除蕩盡此豈徒拜尊官受上賞者也將君侯之子孫蓋
世世封爵無極也此其有功德在民天之意固云爾矣
九思父母老俱七十以上在家歸心發作有時廢食寢

如書者計畫盜賊蹤跡遠汙濁而上以達于汴又恐
不與猶豫未敢決斷伏惟君侯控制一方威令嚴密偵
候明確望少留意緒籌示進止之端大要安全之宜遲
速惟所命之異時維舟城下復得以入齋閣得燕閒拜
起稱謝睹盛德之形容長別無所復恨惟君侯察焉九
思恃君侯為知己傳不云乎士信于知己者故受命于
左右君侯其念之復之九思不勝懸懸四月十有七日
九思再拜

與劉德夫書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絕獲奉教書如

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樛下不自量乃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黜歸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宋游廢而易教昌董李退而經訓博賈誼憂時新書與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隱而振藻垂聲于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特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黜精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

洪範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恠國語之溫雅戰國策
縱橫博以取之滿以祭之下上千載之餘將心觚翰
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恬意勿
有復死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
不祿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自疾賤軀多疾迎
醫治藥之無虛日歲月不居地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
已至于是而較量往昔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入
既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
之未立傍徨中夜泣泗漣如嗟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
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
老進修弗渝有如早者上之既無以策勳天朝下之又
無以潛精藝苑死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邪
于是強力苦心奮翼澠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
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
臭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
奉教于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
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于鍾子張華談劍于雷蓋趙
合則易語忘矣則難誥也嗟乎情之感人令人豈昔人

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
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
惠德音僕多壽壽瞻綠寔切九思頓首

答王德徵書

九思再拜德徵執事九思竊竊慕高誼之日久矣往
年在京師亦嘗及門投刺未能承顏接辭結平生之歡
甚恨及罷歸里舍日親農事山城僻陋過客稀少又無
郵報故于執事雖或有特往來于懷然竟不審何在是
月之朔兩騎到門見童走報云山西王使君遣以存問
者漫不知何人以為誤矣問之乃始知為執事是時已

向夜呼燈發書讀竟憊然歎息曰王子其知我者乎其
知我者乎夫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
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里舍當世之士
自負豪傑聞其姓名用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
此可然英雄一笑也自歸里舍農事之暇有所述作間
慕子美擬為傳奇所以抒情暢志終老而自樂之術也
不意親朋指摘瑕類投諸館閣發怒起禍幸以消沮而
執事之書曰風流可蓋一世政不必拘拘學寒酸語也
嗟乎王子其真知我者乎及觀海市辯浩浩洋洋孔孟
之心班馬之筆也于是仰而歎曰其斯以為王子夫乎

夫未嘗承顏接辭結平生之歡而使人於千里之外非
極慕其人甚愛其才斯固未之有也而九思者天下之
狂人也而執事行焉是以知九思者王子之徒也然
九思老矣執事異日或填撫關內庶幾一見以消夙恨
如其不然唯宜堅持素志操勵晚節求無辱于王子之
徒而已執事其尙有以幸教九思也乎使者返命敢布
腹心伏惟審察幸甚幸甚甲申秋九月八日九思再拜

與中丞劉養和書

車從過鄜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
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父以爲不

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
者况不肖乎自奉別至于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
不以九思不肖納爲知己詢以今日之務之最急者當
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
敢以書上以韓子所謂惟愈子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
高明察焉高明按席郡縣輒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廊
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諱政禮或以一人之私或
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不
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
其無益于事者云耳卽其所言矻切于弊而高明行焉

人垣撫茲郡先固已有聞而報書曰先生其何適矣詩
不云乎愠于群小蓋傷之也彼固雖賢聖猶或弗免焉
寧獨先生也夫違俗者駭衆尊道者被讒斯固烈夫志
士特立獨行超世之盛節也先生其亡辭焉居無幾會
諸生咸亦悔悟相率靡然尚風矣踰三年父卒痛恨自
擊其面諸生于是乃又走吊會哭以爲弗忍其去也及
歸葬父已于是事母李夫人愉愉劬劬靡朝夕違焉是
時李夫人八十一歲已亦六十一歲矣豈非至性純粹
終身弗志之孝也既歸三年長子九思任官考績于是
天子下詔即封翰林院檢討階徵仕郎其後母卒免喪

蓋與邑中故舊置酒高會會朔望而樂洋洋有廣受之
風焉正德六年少子九峰以病歸自京師七年而九思
罷官歸自壽州蓋其喜木久疾病乃怏怏弗樂其明年
冬乃遂不起蓋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壽七十有五
歲云配吾母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而九思長九思者
狂繆蹇劣不才之子也蓋檢討九年纂修孝宗實錄成
轉吏部主事遷自外郎郎中有罪同知壽州會天變乃
又罷去云九叙甲子舉人九臯朴茂勤實然弗能幹于
蓋先公之所屬也九峰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
瀛癸酉舉人灑灑渭漢文子八人其已嫁者皆邑子楊

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慮事此其最多者則戒
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乎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
覽之則在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
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
蓋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
敢高明乎此又何為邪亦惟撫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
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
高堂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為通家兄弟父子屏知愛
于門下甚深是故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
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

天下其無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

銘恩堂頌并序

往庚子江初子君昭題其堂曰銘恩之堂微言于前矣
王九思九思未獲登堂而于所謂銘恩者嘗與聞其實
焉蓋有以知初子之爲于君父也乃感而作頌云頌曰
維初厥初孰聲于潛赫赫沙縣維澤孔覃覃澤滂洎爰
有清河以及省翁策名督科龍淵國子贊郡南紀天施
未嘗有我柱史柱史有弟亦有猶子于郊于西聯翩以
起柱史曰吁先民有言優游暇食孰使其然一脉五世
受祿于天明明天子寔司其權恩斯眷斯旣渥宜偏我

不我銘為魚為鰈我銘維何為王蓋臣猶子愛弟咸致厥身茲堂可祀我銘無已嗟嗟肯堂詔爾後嗣

肯堂銘 并序

潛江有文章鉅公曰初翁與成化癸卯鄉試其子啓昭舉辛巳進士為御史御史君兄子芳正德己卯相繼以舉而其弟且復舉之酉御史君曰嗟乎不謂吾堂曰棗桂之堂可乎鄆杜王九思為之銘銘曰

奕奕爾方溢于爾堂于嗟爾良孰發爾之祥孰行爾之慶爾告爾後矣無損爾之常

書對山子為東谷王子贈詩卷後

東谷子之交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子求其一諾
不可得也對山子之詞翰非其人即三公九卿萬金之
子求其二字不可得也君子觀于此卷則二子之所與
可知矣

書燕山賦別卷後

右諸君子皆當世知名之士也賦別未久東谷子不幸
獲謗諸君子蓋不能無意焉乃今十餘年東谷子之跡
既明諸君相繼歸田者半而大復何子乃又獨先遊焉
求如燕山之會豈復可得也東谷子別予鄭杜山視此
卷相與歎息者久之而予題其後如此

怒箴

我年既高血氣斯憊怒之弗勝其害甚大惟怒之發如
火斯烈焚我五臟穿我百節今茲之怒其端尚微既文
既深藥不可治爰究其根惟譖斯怒彼譖人者蒼天弗
顧彼譖我誣我聞則舒胡為彼怒以殞我軀我作此詩
庶敬言我為此而弗警悔不可追

魯齋先生像贊

嗚呼此魯齋先生許公像也蓋願學孔子者公之志美
而且大者公之造用夏變夷者公之心而祥雲瑞日則
公之貌也當時有言曰南有草廬北有魯齋嗚呼此河

津夫子不能無歎于懷者歟

漢文集卷八

序

奉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序

天生大臣以為天下國家也必予之以剛明純粹之資錫之以博厚悠遠之福進也是以有為退也可以為法然首能以數數見焉夫惟其不是數數也故天下之治常少而亂常多夫固天之意不欲其常治也然天實生之而或是人也者舉其所以予我者而棄之而後天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者始有不信便是人焉生而能以自全不輕以棄而其君者又能以庸焉重焉信焉托焉與

其所及于天下國家者宜何如也天子太保吏部尚書
吾鄉三原王公自擢進士入翰林尋官都御史兵部回
書以至吏部其剛明純粹博厚悠遠之所積而發乎
政見乎其事其紀綱法度之振飭軍旅機務之贊畫
愚賢不肖之黜陟讒毀禍患之承敵有古昔英雄豪傑
之所未嘗者而公獨能裕然為之中國被其澤外夷頌
其名若是者四十餘年而公不有焉及其歸也光明燦
絕優游以適者又十餘年今已九十矣中國外夷無不
識不識莫不仰望其風詞其起居古昔英雄豪傑之
固又有不韙者矣所謂進足以有為退可以為法者公

碩不既備且盡邪由公與同時而立者其學力才術天
豈無意也碩自賊其身且以及人舉其所以于我者而
棄之則于公何如也公自立朝事列聖皆能自得其幼
學之初其為吏部也實先帝親拔焉天子兩宮徽號之
禮既成遣使存問于公夫固廣體先帝之意而禮重天
舊臣故老所以博化而施仁崇古尚賢之道也聞公今
且日讀書考古飲食動止如五六十人焉公之所饗與
國之所托以光者詎有涇也鄉人相率為歌詩壽公以
九思為序故僭論之俾壽公者有考焉

康德瞻集序

詩人若唐四傑及李長吉諸子皆早世弗究其才而古
今相與悼惜者以為未見其止云爾武功康德瞻七歲
能詩歌十五而為騷賦十九歲死方之諸子則又為甚
少也乃其騷賦詩歌典則不謬曲盡情理庶幾乎金石
之音而救粟之味焉無言其老即及諸子之年其所至
詎可量哉然世無知者君子尤悼惜之德瞻弟太史德
涵將圖校刻以傳而屬予為序夫明興詩人嗣出至百
餘年極矣黃髮之老疲精殫力則固亦有之若乃卓然
追古無陷溺于習者厥亦罕哉君子而讀德瞻之詩其
有以感也夫

贈王元道序

自古才俊之興也必以世是故有象賢而封者若微子
是也有追配前人而升者若君牙為司徒是也有後五
世而清白者若楊太尉家是也有名德而肖厥父者若
陳大丘之子是也是故上有所作則下有所承蓋元臣
碩輔之用也忠貞扶王室流風起百世况子孫邪詩曰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兵部尚書吾鄉河州王公在景泰
中殄滅奸回撥亂反之正社稷賴焉是故扶王室起百
世功烈之盛視諸古人何加焉公之子元道克服公訓
出宰于灌且茲揚太尉之後陳大丘之子之類也夫灌

小邑也其宰也何有予感今之事思公不可得見見元道焉故有以贈元道

贈李人英序

自賦斂厚人貪吏橫而民始窮自禮教不興而風俗侈財用匱遊民衆耕者寡夫田非有加于舊也生齒之聚日繁而遊民衆耕者寡風俗侈財用匱而禮教不興貪吏橫賦斂厚若是而民不窮不可得矣夫風俗侈財用匱遊民衆三者下之所自窮也然本于禮教之不興賦斂厚貪吏橫二者又上之窮乎下也是皆有在于上焉者矣今之所以涖民者五曰布政曰按察曰府曰州曰縣

此五者今之所以在民者也然州縣由于府而後設
按布按亦由于府而後下州縣是府者又治民之重者
也治民之重者而得之或以為歎或勿之不以不盡忽之
以不盡者負也得之以為歎者悖也悖且負而能以治
民者不可得矣有所議于布按有所令于州縣知其重
而圖焉者也知其重而圖焉者驅遊民之南畝以薄賦
斂黜貪吏貪吏黜賦斂薄以興禮教變風俗節財用財
用足風俗正則民生厚民生厚而天下不治不可得矣
遼城李人英自戶部郎中知府其行也以吾說告
之以吾說告之者以人莫也非迂也迂吾說而能悖

且負者亦不可得矣

送魯司業序

國子監司業魯君振之家湖廣景陵之湖上魯君有父
曰魯翁翁有兩子而其長子病疾病人不完不能服田
力穡而朝暮侍魯翁翁然翁老八十餘歲矣往年魯君由
翰林院編修出使安南國比還而省問其父魯翁翁上
當是時乃遂留其家人不與來而獨與其父子彭來京
師而其意則遂欲阻湖上矣今年秋乃奏魯翁翁來湖上
言之之歸上下于吏部吏部臣奉法兩男不亡勿以醫
養而弗識魯君固爾弗也于是魯翁翁與魯君上

主臣臣父雖有兩男子然其一已廢無能為而臣父老
朝暮望臣歸未嘗不流涕君若也而臣何心哉願從陛
下乞歸陛下放臣歸而臣父子仰賴陛下魏魏蕩蕩天
高而地深豈足比恩德哉臣今者窘迫極矣如焚如燔
不可具稱說矣而可以常法拘之哉上報曰司業歸矣
魯君聞之喜甚乃挈其子彭起走司業舍及後園中無
不到且走且笑曰我歸矣我歸矣夫魯君躬被上命率
先海內之士而日與其徒誦說先王講論五經同異以
淋諸身而達于天下者且一年矣士執經問難者亦皆
固尊奉魯君矣然亡由化也至是聞其歸靡不感動各

念其父母而日日謀歸者蓋數百人焉何若是易也古
有言勿為喋喋惟身其攝故本有誠而不動者魯君言
也魯君且行諸客退出金馬門會餞李大夫家而自言
魯君曰魯君上待君厚何思所以亟報稱者于是魯君
蹶然發寤改諾曰謹奉教矣

送閻允學序

太子大保兵部尚書隴州閻公既罷歸其鄉越二年連
喪其兩子于是長子允學在錦衣為百戶而聞之悲痛
自念曰大人故疾病迺一旦感切然恫又至此極矣吾
又遠在數千里外朝暮望我吾不歸無以說樂大人之

嘗曰者武臣願移近地有持許者而鳳翔去隴西二百
里近我當露烟乞上上神武仁孝懼恤驚老臣不忍其
妾高怨恫而聽我俾父子兄弟相聚即室家完而我
而富為上言之則何由可以遂也于是言上果移鳳翔
二且行而鄆社王九思送之言曰古者先王禮于其臣
也其報功則有世祿之典其去而懷之也有召見之禮
有存問之使錫予之儀因情而為之節體其意而勿使
嗚焉是故其為臣者仰之如天地思之若父母波流子
孫沉酣浸漬至于數世之久也皆知慕先烈切忠勸而
報主恩也然非有他也因其情不拂其意若是而已若

是而恩不浹國不固未之有也故曰故國者非膏木之
謂世臣之謂也大保公端偉樸厚中據而通出入三朝
有勞于王室天下之人罔不聞瞻朝廷錄其舊功而戶
侯是錫戶侯請移近地詔又特許之嗚呼盛矣雖先三
禮于其臣亦若是而止矣今歲北虜犯河關中震恐天
子以為憂命大臣一人往主經略夫禦虜之策選將為
先士著之人服習虜性由是言之三秦豪傑宜必首起
而並用之也允學沉毅而有力善射之士也豈無推轂
之者夫大將固未易也出一技破一陳以報天子而樹
名當世聲流于無窮焉豈非允學之所宜行也不然則

崇孝累仁以俟來裔而已唯允學擇焉

送秦民望赴陝西按察副使序

今年春僉都御史王公自寧夏奏書言曰北虜出牧
河套畜度六七萬衆自言至夏草長馬肥時入寇我邊
境我中國若環慶之地于邊鄙要害甚切至也臣始由
邠州抵環慶也而道路所經若鋪舍驛傳城垣官府或
名存實亡或棄而弗治荒穢凋敝但若無人芻餉儲于
環縣而遊擊諸軍過者耗費甚巨莫可究詰諸地
餘鹽抽收于慶陽也所以助國計備邊儲也貪吏侵牟
莫或禁之此其故何也蓋巡守不專其官則有司之職

不舉有司之職不舉則弊政滋邊務弛傳不云乎為政
在人往歲環慶設按察副使一人專理兵備陛下初即
位差邊鄙無事詔革罷之夫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與世
推移言今昔之殊時也故堯舜善官民而湯武不傲俗
詩曰魚潛淵或在於渚言理無定處也因之革之益
之損之貴官時也今願推轂才名素著一人為按察副
使兼守環慶以興滯補敝則邊務不足慮北虜不足憂
惟陛下幸留意焉書奏天子以為然詔吏部推上剛明
練達所宜任用者皆曰保定守秦公遂召至京師賜勅
以住于時公門人關中豪傑數十人送之都門外其友

王九思言于蘇公曰夫于將莫邪天下之利器也薛
荆山之種世之所謂竒寶也使或有之而或未必以為
利以為竒也則是物之不幸也臯變伊呂之徒非賴明
君則終焉而已子思孟軻古之賢人君子也處齊魯而
弗遇則行道之難也是故烈士盡于知己忠臣不負其
君以所遭異也公之為御史也六年而守保定又一年
而至此夫拔于稠人之中而待以不次之任者非常之
遇也感知我之恩而奮激思勵在落多士也忠告而善
道之者朋友之義也秦公曰我其敬哉于是遂行

送馬公順提學湖南序

古者先王之于其民也制井田行貢賦時力役所以固
本也井田制貢賦行力役時而後衣食足盜賊息民生
厚民生厚而后建庠序敦化理興禮樂格天地故教者
政之餘也先王所以成天下衣食不足盜賊不息于是
而立教聖人不能也孟子之言曰士無恒產有恒心夫
士亦人耳不放僻邪侈則亦已矣饑寒困苦之切身而
其心恻然雖賢者不能也是故先王之世地必井授民
無凍餒由是而國學子家遷術序黨禁禮樂興矣地格草
木蕃庶鳥獸滋育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
也三秦馬公順由稽勳員外郎督學湖南湖南連歲災

郡縣盜起是故填溝壑走四方非士之宗族則親戚鄉
黨之人也夫士固不皆顏閔也士固皆顏閔也吾之身
凍餒焉則亦已矣而吾父母妻子兄弟皆且不免焉然
則奈何可遺也故曰雖賢者不能公順于是時誦法先
王講論五經所以為教則善矣所以為盜賊凍餒則吾
不知也故曰衣食不足盜賊不息而立教聖人不能也
公順文學雄三秦智識超百士嘗為河內歛令皆有善
政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故弭盜之法厚生之法
有方伯廡訪使二千石有刺史縣令講畫指授次第修
舉民安其業士愜于衷而教有不行化有不洽吾未之

信也故曰教者政之餘先王所以成天下也

親交贈言後序

序曰隨時而升者古今之同情遵道而弗渝者君子之雅操蓋流水難識陽春寡和獻璞于楚徒貽刖足之感鼓瑟于齊難移好竽之固然玉非不有而瑟非不工也屠龍之技雖大莫施射覆之能小而見幸非工于小而拙于大也彼一時此一時也且不殄厥愠非西伯之過也鹿茸裘而鞞非尼父之罪也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親言屢至賢母投杼故見豕戴鬼易之所以為喉也萋斐負錦詩人之所以歎息也雖然展禽三黜曾論取焉子貢

不遇天下仰之况夫龍泉太阿不以埋藏而或沈梧桐
鳳凰終以感通而相遇者哉由是觀之則樂平李子中
之所遭與後之所獲者蓋可見矣

注豐原學先生序

四明豐原學先生在翰林為侍講纂修孝廟實錄有功
進秩右諭德而為諭德未久也迺奉上命視事南京諭
林院其事蓋在正德己巳之六月云臨別而先生曰何
以幸教我也當是時九思亦由檢討纂修調為文選主
事矣公事故不果其明年庚午秋罪人斯得而予廼坐
鄉里為吏部有權遂黜為壽州同知壽州去南京五百

皇先生賜書存問稱執事而曰執事格心之學忤逆寺
者誰則弗知也又曰執事弗幸教我邪當是時又公事
未果也居靈州一年而辛未冬十二月上廼用諫臣議
議蓋曰靈州同知前在翰林得出為吏部為吏部而狼
藉貽賂破壞選法宜罷棄去應上天之變于是上報曰
同知致仕矣先生聞之廼又賜書存問而曰嗟玉石共
焚廼至于此執事不矜罪人舉朝所知何至今猶未明
邪執事固但知桑梓之樂孰知慨世道者如何也而又
曰執事廼弗幸教我矣予讀之竟于是感激發憤歎息
曰嗟乎世復有知我者乎人固有明乎禮義而陋于知

人心者也果如人言則九思者蓋小人之下者也天地
弗能容鬼神而訶斥之者也又奚以其言如曰以其言
已也則世豈乏人而必小人之言何也嗟乎世復有知
我者乎昔者在翰林蓋應制而風諫寓撰述而美刺備
群居而規戒形九思不佞固奉教于先生矣蓋若是者
十年比其南也而經籍典墳古文遺書及後而諷咏有
味哉如登清廟奏金石美哉洋洋乎蓋九思弗得而與
焉茲者竊聞上意開明堂興禮樂陶鎔萬類軼駕唐虞
是未可知也是豈可乏人行且召先生矣而予退處巖
谷老農老圃終其身可矣莊周之言曰小知不及大知

美政集卷之二
故夫鷓鴣則大知之類也而鸚鵡鳩片鷓者則小知類也蓋亦各安其分耳矣故曰知小而謀大鮮不及矣獨念世無知我然如先生者又遠別席侍矣向所慕為先生言者亦汗漫弗得述矣屈子曰竭忠誠而事君反離群而贅脰又曰文不終兮怨長是故水搏則勢激情極而感興幽昧險塞困拂抑鬱日月不能照山嶽為之摧此所以烈夫壯士擊劍悲歌拊膺流涕而至于痛哭弗自知者有矣嗚呼惜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已焉哉然非先生孰弗謂小人之文過矣

贈延綏副總兵都督會事時公序

天下自孽寺竊政毒流及于元元遠邇迫脅咸服
弗靖兩京畿內之地河南山東四川諸路盜賊蜂起劫
略邑聚攻陷城池燒官府州郡失據長吏或逃亡守
臣馳奏朝廷以爲宗宗大臣集議兵部臣言各路兵壯
粗于承平尚怯相半賊勢如火益熾未易撲滅惟西北
各邊邊鎮智勇多將素著勳績剛悍之卒習與虜戰陛下
幸聽臣言選得三調分布各款責以成功即盜賊可計
日定惟陛下察焉上可其言于是廷綏副總兵都督會
事時公奉命來河南矣今年二月朔至陽武行與賊遇
賊號二萬衆公所統士纔二千且戰下令軍中曰敢後

者死士人人殊死戰其苦戰大敗驚乃遁去斬首三百七十八級獲婦女幼男三十六人馬騾三百四十二匹馳奏上言悅賜之初上若曰勞苦副總兵檮濟邊軍跋涉險遠首與山東賊遇即能大挫其鋒智勇勤足稱委任今河南賊衆尚繁生靈其苦爾與諸將同心異力大功早成自有恩典以酬爾勞爾其懋哉八百陽武之戰又與賊戰西平斬首四百六十級又戰于洛陽于六安定遠斬首五百級賊懼走上蔡固始又追及追戰斬首二百四十四級前後擒獲男婦百四十九人諸將亦各力戰有功是元

人為我軍所擊殺晨夜奔突若魚在釜糜爛斯盡可
足待公以鳳陽湯沐之地皇陵在焉擁衛防護勢
已于是駐節壽春偵候四出日報無虞嚴刑戢下
敢譴城中寂然按堵如故父老幼童仰戴歌頌比于
母家有劉子賢者秦軍人也晨詣軍門不見公曰客
欲何事子實長七尺餘闊面廣鬚髯抗聲秦語曰大將
軍苦于風塵頓轍半酒饗食非有他願也公曰義人攜
之上與語甚悅是時子嚴官者數自美道阻弟果于云
公聞子名躍馬見訪子往拜其門則子實已老在禮竟
長揖向子曰太史公軍無大將軍一言乎蓋聞諸易曰

師夫人言无咎夫夫人者老成持重之稱也其歷年效其涉世深也其臨事懼好謀而成者也是故有不戰戰則勝矣詩曰方枘元老克壯其猷此之謂也公今年六十餘累樹邊勳為時宿將其用兵如老醫用藥隨病施即應手愈巨寇底平論功錫爵封萬戶侯行有日矣敬以為公賀予親老在堂留滯于此壽壽弗常川塗既通下日就道孰曰非公之賜也敢併為謝且以自賀云

送平賊將軍右都督時公序

七年壬申春河南廬鳳諸郡盜起是時九思同知壽州會有歸命而道阻弗果行其恨繼聞延綏諸將南出擊

賊戰其苦而將軍都督僉事時公驍勇特甚夏五月將軍駐節于壽九思上軍門謁拜具道所由來請決進止將軍迎見甚喜稱說鄉里問道故舊具盃酒接殷勤之歡九思托于麾下竊有所獻以為將軍壽盖采諸風謠撰述功德云又一月賊平九思謳吟歌笑取道西歸比歸而四川諸郡盜賊復起逼于漢中聲震關輔門庭之寇其憂又甚大也竊自念曰安得時將軍又豈憂盜賊哉未幾用河南功樹印平賊將軍進秩右都督錫蟒衣玉帶以部卒三千佐太子少保彭公西出擊賊當是時四川諸盜先後以次平定獨廖麻子者衆至數萬攻劫

郡邑殺害憲臣臣患深至不可撲滅我軍既至少保公
曰賊乍降乍叛或言撫吾以為攻之便于將軍何如將
軍大聲曰賊之罪上通于天狼子野心非可以人理化
也巴蜀之民肝腦塗地恨不敢其肉而向者憲臣之家
所為切齒而腐心者也兵法不云賊賢害民則伐之故
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竊以為攻之便少保曰如計不
可不早為戰于是將軍下令軍中曰吾與若等去家數
千里深入擊賊顛陛下神靈少保之威德宜取之易雖
然無敢或怠怠則殺汝矣官是時乘河南之勝三軍皆
勇氣百倍與賊戰于漢州瀘川之間賊衆大潰追亡逐

此凡生得若干斬首若干級獲老弱男婦若干人計其
終始財十有五曰云捷聞于漢中而巡撫陝西都御史
藍公蓋綱紀于茲之日久矣乃不自有而曰平賊將軍
功大宜有所稱述比于凱歌不可但已于是命之九思
九思受命仰而賀曰矯矯乎壯哉平賊將軍之為真將
軍矣廼者河南之役兵殊死戰民不懼擾九思蓋嘗聞
者度今比昔如蹈一軌而成功則甚速斬獲則尤多意
者兵因險而愈奇勢乘銳而易揚歟將軍嘗言我武人
不讀書雖然嘗受教于君子矣委身以報國誠心以恤
下推斯言也雖古名將何以過也宜有若將軍秩列侯

食萬戶河山之盟與國終始流由表國益永弗替矣書
不云平功懋懋賞九思願欽時伏林藪方與齊民歌舞
太平之休思慕將軍無以承茲美辭稱壽慶下如壽劄
壽而于中丞公之命致私願焉將軍猶能記憶九思否

也